

水火神英

下

柯秋名著



重出江湖系列①

水火神英

下

柯秋名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立

重出江湖系列①

水火神英(下)

作者:柯秋名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7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760千字

1999年10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223-00980-7/I·268 每套(上、下)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第三一章	红河之水	(1)
第三二章	水火并济	(11)
第三三章	恩怨难明	(24)
第三四章	龙卷风雪	(35)
第三五章	星陨如雨	(48)
第三六章	穴中巨蛇	(60)
第三七章	谷中风云	(73)
第三八章	圣阳血脉	(85)
第三九章	冰天雪地	(95)
第四十章	灵师水帅	(107)
第四一章	星光如日	(117)
第四二章	昆仑山巅	(130)
第四三章	春水如冰	(144)
第四四章	战鸟祭典	(159)
第四五章	竹林鸦阵	(168)
第四六章	移魂出窍	(177)
第四七章	新仇旧恨	(187)
第四八章	黏水滚球	(198)
第四九章	轩辕援军	(209)
第五十章	岱山重逢	(218)
第五一章	水泽之战	(227)
第五二章	冰魂藏魄	(241)
第五三章	波涛之后	(251)
第五四章	开城大典	(263)

第五十五章	擂台招亲	(275)
第五十六章	燃烧的冰	(290)
第五十七章	复活之血	(299)
第五十八章	圣阳金童	(312)
第五十九章	水淹金城	(324)
第六十章	生死之间	(334)

第三章 红河之水

在海边崖洞，高汤还在努力学使三件兵器，她试着再次穿上铠甲，但是铠甲实在巨大沉重，让她难以正常行动。

“没关系，我们总会找出使铠甲合身的方法。”百灵安慰着高汤。

“婆婆，这样子会不会耽误了援助的时机？”

“高汤，你若不能顺心使用这副兵器，百鸟族中有万千族民，又何差你一人援助？”

高汤一边脱下了铠甲，挥了挥汗，她看见摆在地上的长刀、短剑映射着阳光，耀眼生辉，随手拿了，仔细端详。

她右手持大刀，左手拿短剑，又看着摆在地上的铠甲，心中陡地浮出一个念头：“这副刀、剑可以斩金切玉，铠甲又坚固刚硬，如果，拿刀剑来砍铠甲，结果会如何？若让刀、剑互相砍斫，又会如何？”

忽然，她的气血又开始翻腾，全身发热，双手忍不住挥舞了起来，刀、剑碰触，迸出一片火花，高汤冷不防，不觉眼睛一闭，身体颤震，手一松，大刀、短剑失力脱手，“哎哟”叫出声。大刀刀背砸中她的左脚，短剑却刺入了右脚。

“高汤，你怎么啦？”百灵站了起来，惊惶地问道。

高汤此时仍然睁不开眼睛，停了一阵子后，缓缓睁开双眼，弯下腰拔出插在脚上的短剑，一看，短剑上沾了一点血，剑尖忽然冒出熊熊火光，短剑在火光中更显得金光灿灿。

高汤拿着还在着火的短剑，愈觉精神恍惚，气血扰动不休，她不由自主舞着短剑，四处跳动，急忙大喊：“婆婆，赶快避开，我管不住自己了。”

百灵自忖现在眼不视物，帮不上忙，遂贴着洞壁，远远避开。

高汤勉力想要让血气平静下来，但是血中火气如同自囚笼中脱困的飞鸟，再也羁勒不住。也不知是剑在舞人，还是人在舞剑，一时间，被短剑触及之处，都冒出焰火，燃烧了起来。

高汤随着剑舞了一会儿，剑尖在左手臂上轻划了一下，流出的鲜血沾上剑身，竟顺着刻纹渗入其中，短剑金光忽而大盛，隐隐又透出阵阵红光，迸出更多火焰，刻镶的双绞花纹像是立刻要从剑身上跳跃出来似地，不断闪动。

此时高汤血气稍顺，渐渐压制得住短剑，她举着短剑走到石壁前，对着石壁一划，石壁上也冒出了火花。她心想，可别破坏了壁上百鸟族先人的画作，遂弯下腰，用短剑在地上随意乱画。这样子七扭八斜舞了一通后，血气总算完全平顺下来。

她喘了喘气，望着短剑，心想：“此剑如此晶莹灵动，真乃通灵之物，为何一见血就如此跳脱活泼？难道我的血真的那么特殊吗？”

她心中一动，欣喜道：“婆婆，我可能找到了使用兵器的法子！”

“啊，真的吗？这太好了。”这时，百灵扶着洞壁想要慢慢走近，忽然坐倒在地，高汤忙放下剑奔至她面前。

“婆婆，你还好吧？”

“我没事，一时觉得眼睛奇痒，可能是受到火光刺激，不过算算时间，也该痊愈了。高汤，刚才是怎么回事？”

“兵器似乎与我的血所引起的火焰合而为一了。”

百灵一听，忍不住仰天长笑。喜不自胜地说：“高汤，这就对了，我竟然没有想到！真是老糊涂啊。你的血可以产生火，兵器自然也可以产生火啊！你的血就是启动兵器的动力啊！高汤，百鸟战神已然重现，百鸟族有救了！”

高汤望着百灵空空荡荡的眼神，再望望自己手中的短剑，心中也浮起了一股莫名的兴奋。

乘云背着赤鸬顺着海岸，往南而行，已经连续走了三天三夜。她

当夜点倒看守之人，背着赤鸢，看准星位，往南直奔。她在赤鸢嘴中绑上布条，不让他说话，只在进餐时才解开。赤鸢屡次问她到底想做什么，乘云尽皆不答。

赤鸢贴着乘云柔柔软软的身躯，一路上颠颠簸簸，心中起伏着无数念头。有时寒风吹拂，枯黄的落叶及乘云的发丝一起飘拂到他脸上，让他脑中一片迷茫。

此刻，已是深夜，二人行到了海滨旁的一处树林。月光隐隐忽忽，大地悄悄静静，称得上万籁俱寂。只依稀听见海潮的声音一阵阵若有似无地传了过来。

乘云放下赤鸢，缓缓解开他身上的束缚。赤鸢站在地上，弯腰伸腿，舒展了一下筋骨后，瞪着乘云，心中颇为不解。

乘云静静凝望着赤鸢半晌，重重呼出一口气，说：“赤鸢，你走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为什么。”乘云语气冷淡。

“可是……你就这样放了我，岂非背叛了红河族？”

“我高兴，你管得着吗？”乘云依旧嘴硬。

赤鸢看着乘云，试着要在她的眼神中寻找答案。这时，圆润的月亮探出云端，大片月光直泻而下，映着乘云美妍的脸庞，赤鸢看得心头一颤，走到乘云面前想问话，乘云偏转了头，不肯瞧他。

赤鸢一扭身，面对乘云，双手使力抓住她的肩膀，大声说道：“你——，你不惜将我救出，陷自己于困境……”

乘云本来想多说，但终于抬起头看着赤鸢，说：“我喜欢你，爱放你走，与你何干？”

“乘云，认真回答我！”赤鸢再次逼问。

“我不救走你的话，现在你早成了祭礼的牺牲，用鲜血染红了这方土地。”

“我的命有那么重要吗？”赤鸢苦笑。

乘云垂下眼光，抿着嘴唇，又不说话。俄而，她昂起头，赤鸢看

她惶茫的神色中，透出一抹凄楚，顿时恍然大悟。面对这个抓了自己又救了自己，杀害不少百鸟族人，又背叛红河族的女子，赤鸢一阵激动，觉得整个天地都在摇晃。

“乘云——！”赤鸢张臂将她拥入怀中。

乘云任由赤鸢抱着，蓦然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她心情澎湃难宁，竟哭泣了起来。赤鸢任由她哭着，过了良久，乘云哭声渐歇，他放开乘云，见她脸上泪痕未干，一时心疼，伸出手来帮她擦拭。

“乘云，我全都明白了，你……你这又何苦？”

“我舍不得你死。即使……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如今，我是回不去红河族了，我杀了不少百鸟族人，也不指望能……能……你……你还是走吧！”乘云语话酸楚，珠泪莹莹。

赤鸢一时大起怜惜，问道：“那你呢？”

“我……我不知道。”乘云忍不住又扑在赤鸢怀中，呜咽地说：“其实我也非凶残好杀之辈，但情势所迫，我……我身不由己。”

“乘云，我了解，我也曾为了完成族盟交待的任务而杀过许多人。这不是谁的错，要怪，只能怪不同部族间为什么要有冲突、斗争。”赤鸢轻抚着乘云长发，婉言相慰。

一边，赤鸢在混乱中清理思绪：“乘云使水箭术杀了不少族人，即使盟主想宽大处置，便面对兵士遗族，就算不处死她，也决不可能让她入盟。况且，如此一来，我岂非成了族人话柄，说我被敌族女子卖了好处，人格立场尽失。唉，我赤鸢虽非偷生之人，但旁人心中会如何想？我的名声若毁于一旦，岂不比死还难受？乘云必是思及此点，不想让我为难。”

乘云又悠悠地说道：“我们要在你们的土地上施行红河祭典，百鸟族人恐会再有死伤。不过祭典只施行三天，过后，我们就会跨海返回。”

“啊，那我得赶回去通知族人防备……”

“来不及了，祭典只剩一天就要结束，你赶不回去的。而且，女神神通广大，非常人所能思议，你们若想与之对敌，只有多添伤亡。”

赤鸢沉默不语，猜知乘云所说是实，也知道她为何要不停赶路南下，远离是非之地。她就是不想让他再与红河族人对阵，甚至牺牲生命。

一颗心无法分裂成两半，只好让它粉碎。乘云正是做如是想！

她擦干泪，说道：“赤鸢，我们在此分手吧！”

“乘云——”

“你不用担心我，天地之大，不会没有我容身之处吧！”她凄然一笑。

赤鸢愣愣望着她一会儿，执住了她的双手，说：“乘云，我跟你走！”

“赤鸢你……你……你不要哄我。”乘云语音颤抖，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但眼中禁不住又浮出喜悦。

“我不哄你。”赤鸢的回答坚定万分，“我的生命也曾被自己抛弃过，是你帮我捡了回来，如今，我怎能任你独自一人飘零在茫茫世间。我们一起走。”

乘云的脸庞迸出喜慰的光芒，问道：“你不会后悔？”

赤鸢严肃地瞧着乘云，用力摇了摇头。

颞项埋头苦练泰巫教导的术法，深觉神奥奇妙，难以言喻。他每日进展神速，泰巫心中则无比欣慰：“颞项资质不仅远胜申刚，也比相柳强，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但这数天中，颞项却又愁容不解。

“以我现在的力量，对百鸟族有无助益？”

颞项每天都会问这句话，泰巫却只是笑而不答。颞项心想只有继续苦练，努力提升自己方为上策。今日，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哪知，泰巫却慢吞吞地答说：“百鸟族已经遭遇困难，就算你现在赶到，也来不及了。”

颞项一听，心中大急，埋怨起泰巫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们师徒怎么都是一副德性！”

“噢，我跟申刚有什么共同处，让你不悦？”泰巫好奇地问。

颞项说出申刚怕他与镇墓兽对阵，骗他服下让他动弹不得的药丸一事。

“哈哈！没想到申刚终于学会了骗人，嗯，果然有进步。”泰巫竟然显得十分高兴，“他这些年来的漂泊历练，总算学会了点生存之道。颞项，他可是好意，并非有意害你。”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为了别人好而做的事，一定真的对别人有益吗？如果当初我没有及时赶到，说不定高汤会被镇墓兽所害，我会一辈子内疚的。现在，我在百鸟族认识了许多朋友，明知他们有难，却不去帮忙，会良心难安。还有高汤，我们说好要同生共死的。泰巫老先生，请你让我去吧！我既然已经知道此事，怎能坐视不顾。”颞项一口气说出许多话来。

“颞项，你的用心我明白，可是凡事有轻重缓急，你已经答应要帮我了。”

“我帮完百鸟族后，就会再回来习练术法，完成你交待的事，好吗？”

“恐怕到时候，你已经没有命回来了。”

颞项昂起头，大声说道：“我不会死的，我答应你，一定好好活着回来，好不好？”

光团中发出了一声轻叹。一会儿，泰逢、御凶、食魅出现了。

“泰逢，将水灵珠拿给颞项吧！”泰巫说。

泰逢从身上取出一颗浑圆昌亮的碧绿珠子，递给了颞项。他摊手在掌上一看，发觉圆珠玲珑剔透，光彩夺目，表面上不断变化各式花纹，他身上的玄珠剑竟也在鞘中发出龙吟声响。他拔出剑，见剑身青光与圆珠相辉映射，光芒彼此吸引交错，黝暗的洞中，竟现出无限碧绿异光。

泰巫郑重说道：“颞项，这是水灵珠，乃提炼天地间灵水精华而得，是使用御水术法的无上利器，你看，它此刻已经与玄珠剑相生相引。我本想等你将术法修练更深厚时，才传给你。但看你迫不及待想

去援助百鸟族，我若再阻止，未免不通情理。只是此物非一般凡品可比，如果使用时不能得心应手，千万不要勉强。总之，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事情一了结，就赶快回来，而且——要活着回来。另外，不要将这里的一切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颀项脸露欣喜，大声说：“你放心，我不会泄露秘密的。我福大运大，一定会活着回来。”

“唉，但愿。你过来，我现在教你使用水灵珠之法。”

颀项步得泰巫，御凶、食魅瞪着亮晃晃的大眼睛，猛瞧着颀项，泰巫则伫立一旁，神色寂然。

少昊领着大军前行，已经三天，这段期间内一直没有凤官等人的消息，他担心不已，忙不迭地赶路。

这时，大军停驻在一片平缓的山丘上，还有大半天路程，便可抵达凤官等人的停驻地。此时居高临下，四周情势一望便知，所以并没有派出斥侯。

“噢——！”休息中的士兵纷纷立了起来，遥遥望向远方，喧嚷了起来。少昊站起一看，大为吃惊。

人群像是潮水袭来一般，拼命往此间方向逃窜。其中有民有兵，士兵们丢甲弃械，已然不成队伍，一般族民更仿佛像一群慌乱无神的蚂蚁，惶惶张张，只顾往前奔逃，望见本族大军停在山丘上，更是加快速度，蜂拥而来。少昊立刻派人下山丘接应。

但是，接应的人员与奔逃的人群一接头后，队伍顿时大乱，族民奔跑的速度并未放慢，然后，才派下山丘的人员也开始往回急撤。这时，远处大地上隐现出大片红光，愈扩愈大，竟往这里直直行来。

——那是什么东西？

少昊瞪大了眼睛想瞧个仔细。这时，人群已经奔近山丘，他一眼瞥见凤官、耀鸿奔在前头。

“盟主，快点撤退，红河族的邪法厉害。”凤官一口气奔上了丘顶，气急败坏地说着。

少昊见他神色慌张，问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几天你们都在做

什么？”

凤官指着那一大片红光，说道：“那是红河族的红水，被它沾上，会全身血水流尽而亡。两天前的黑夜中，红河族忽施偷袭，我们猝不及防，无力与之对抗，族兵死伤众多，连信鸟也来不及带走。之后，我们被红水包围，一直无法脱困，所以无法连络上，接着还要领其他族民奔逃，所以……”

这时，众多兵士、族民见到少昊率援军前来，惊魂甫定，七嘴八舌吵嚷一片，将红河族人说成比瘟疫还可怕。

只见红水慢慢朝山丘掩来，少昊凝视望去，“啊——，是船！陆上行舟，这怎么可能？”

“盟主，红河族人坐船上，在红水上面行走。”耀鸬说着。

这时，在片红水忽然停在平原上，在上面，约有五、六十艘船。

凤官一看情势缓和下来，喘了几口气，向少昊详述这几天的经过。

原来，红河女神在红河祭礼之夜，发动诡奇的术法，引生出一大片红水，奇怪的是红水却不渗入地面，而直往内陆流来。百鸟族人黑夜遇袭，一阵慌乱，等到发觉是地上的水在作怪后，已惨死多人。众人无能应变，匆忙撤退，到了隔天白日，才发现这一大片水竟然承载着红河族数十艘船只。而红水碰触到人后，会沾搭上全身，与人体中的血液起反应，霎时间，被沾上的人全身血水就渗出体外，干枯而亡。

一大片红水时走时停，似乎在方便红河族人施行祭礼，凤官、耀鸬在红水停止时，与红河族人对话。不料，红河女神气态跋扈，说百鸟族得罪红河族甚多，识相的话，就快快滚远，别妨碍行祭，否则法术一展，众人难逃一死。

交涉无功，凤官等人正在商议，红河女神却忽然发动红水，席卷而来，百鸟族兵死伤惨重，连附近部落也受连累。至今红水已经浸淹过三个部族，老弱族民不及奔逃者，惨死不少。红河族人所乘船只被包围在红水中，百鸟族人射出的火箭都被敌人的水术挡下，凤官只好

率兵撤退，期待援军。

“现在他们停下来献祭，一阵子后，又会再发动红水前行。”凤官忽然神情激动，向少昊跪了下去，“盟主，敌人红水厉害，许多兵士自愿牺牲……成了众人的踏脚石，我们才得以脱困。凤官无能，致使众多族民惨遭横祸。凤官……凤官领罪。”说到这儿，他已语带哽咽，连耀鸿也一起跪了下去。

少昊扶起了二人，安慰说：“此事不怪你们，敌人势大，难以对付，你们这几天辛苦了。”

百鸟族首脑面面相觑，今日面临此一局面，实在大出意料。但是盟主既已亲征，又岂能再由红河族横行！可是，百鸟族中又无人能破此一诡异的术法。

“我想亲自与红河族人会面，了解他们的真正用意。”少昊不顾众人力劝，执意前往。

他身边只跟了十二名护卫，下了山丘。向红河族人表明身份后，他见到脚前的大片红水空出一个缺口，心中暗自惊讶。红河族人坐在船上，个个面无表情，望着少昊等人走入“红水船队”中。

这时，红河女神从一只船上跃出，少昊问道：“请问你就是红河女神吗？”

“不错，你们百鸟族地方可不少，人好象也蛮多的嘛！”红河女神脸上挤出一丝冷笑，言语中充满挑衅意味。

“你们在这里大施术法，伤我族民，意欲何为？”少昊问道。

“哈哈，过去的事，那也不必再提，反正我们杀了你们的人，你们也杀了我们的人。红河族祭礼正巧选中这片土地举行，你们撤得远远的，可保安全无虞，否则，只怕这水会越来越红。”

“放肆！”一旁的高鸽族听得血脉喷张，忍不住厉声叱斥，少昊摆了摆手，高鸽族长强忍住怒气，闭口不言。

“我们红河族使用神圣红水滋润百鸟族土地，说起来，你们应该感谢我们，大家说是不是？”红河女神皮笑肉不笑地说着。一旁的红河族人嘻笑了起来，直呼女神英明仁爱。

少昊沉住气说：“我们两族本无细怨，这一切事端都是因为双方缺乏了解所致，只要你们立刻撤退，转回故土，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此做罢，双方互不追究，也请你收回这些术法，还我百鸟净土。”

“如果我不答应呢？”

“那么，百鸟族将倾全力，与你们周旋到底。”

红河女神闻言，目光如针，盯着少昊，原本退在一旁的红水竟又渐渐靠拢少昊等人所站之处，众人一惊，退了数步，红水流到他们面前，就停住不动。

红河女神望着众人的影子映在红水中，仿佛成了浸在水中待清洗脏污的牲畜肉块，不禁哈哈大笑。

少昊顺着她眼神往下一看，再抬起头来，望着神色嚣张的红河女神，说：“如果红河族硬要横行逆为，那倒要看看谁会成为水中之血！”

少昊回到了山丘上，向众人表明情势。他恳切痛陈，言辞激动，就连主和派见到族人这般惨状及红河族的蛮横，也怒气填膺。

众人都认为，不能任由红河族人在百鸟族地域上耀武扬威，是以在极短时间内，便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绝不向红河族卑躬屈膝，誓死保护土地、人民。

二、先将逃难的族民，安顿到后方。

三、立刻向轩辕族求援，请求派遣术法高强者前来救助。

百鸟族将精锐尽出，试图破解诡异的红水术法。众人都认为红河族人欺人太甚，一场大战是打定了。

少昊立山丘顶，望着眼下平原上的一大片红水，虽尚未想出破解之法，但总算恢复了坚毅的神色。

第三二章 水火并济

百鸟放人随即展开了第一波攻势，爽鸠、朴鸠带领五百名族兵，搭配三百名弓箭手，急行下了山丘。百鸟族想了解红河族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找出其弱点，再予以痛击。毕竟，他们认为巫邪术法的功效通常并不持久，红河族人也不可能个个精通。

而且，他们觉得红河族最在的弱点就是人数过少，全数只有六、七百人；而这次少昊率领的放兵人数超过三千人。

广大的平野上，弓箭手弯身射箭，顿时漫天飞箭迅急射出。而原本摊在地上的红水，竟然凭空如一大片布幔般掀起，挡下所有的飞箭，掉落在地上，弓箭手再射，第二轮的箭又同样被挡下。红水果然是红河族的护身符！

见百鸟族弓箭攻击失效，红河族人大声呐喊，凌霄、飞泉各领着一批兵士，迅速冲出，杀奔向百鸟族人。

五百名百鸟族兵急步赶上，与弓箭手前后对调，举起兵刃迎敌，两方接战，展开厮杀。红河族中有一半是女兵，对百鸟族兵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战斗经验，因为红河女兵的表现更胜于男兵。

站在山丘上的百鸟族人，凝眸远望，密切注视战局的变化，见双方士气高昂，大肆拼战，一时难分难解。但是，俄顷间，百鸟族兵多人倒地，朴鸠、爽鸠指挥无方，众士兵拼命奔逃，往后急撤，马上成了一支溃不成型的队伍。

“他二人娴熟的战略武艺，素有声名，怎会变成这样？”少昊大惑不解。其他首领也觉难以置信，一时议论起来。

红河族人见百鸟族兵溃散，也不追赶，得意扬扬返回阵中。

朴鸠、爽鸠奔上了山丘，少昊见他们面色凝重，问道：“怎么搞

的，为何不战而退？”

朴鸠气愤地说：“盟主，敌人使诈！我们一靠近，才刚刚开打，红水就又从地面悄无声息淹了过来。族兵沾上立毙，我们只好赶紧撤退。”

少昊望见平原上又添上许多族兵尸体，一时激愤：“又是红水，难道我们真的无法可想吗？”

“盟主，敌方只是红水术厉害，只要我们将红河女神制住，一旦无人施展术法，或许就有机会打破赢。”一旁的丹官提出建议。

“你有什么好计策？”

“盟主，我们可以使用飞鸟大阵啊。”

“飞鸟大阵……这太危险了。”少昊的眉头皱了起来。

飞鸟由数位精通御鸟术的巫者，运用玄妙神力，一起施为，可以将人如大鸟般送上天空。丹官认为，眼下百鸟族无法在地面上越过红水这一关，只有朝空中想办法。只是此法亦需冒大凶险，因为对方若是往上空乱箭齐飞，一定难逃到生天。可喜的是，红河族不习弓箭，只会化水成箭，但引地远离水源，现在又不下雨，似可免去这层顾虑。

“盟主，此法值得一试，属下愿率众出击。”朴鸠又再次请命。

少昊一时沉吟未答，还是认为此举太过凶险。

“盟主，我们现在必须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大军才能毫无顾忌杀人敌阵，我愿意为族盟牺牲。”

看见朴鸠慷慨激扬，少昊不禁动容。他立刻召集熟悉御鸟术者，总计有二十多位，凤官、挚鸟长老等人包括在内，精选出的兵士则个个意气昂扬。

百鸟族再次发动约七、八百人，下了山丘，缓缓前行，似乎准备发动另一波攻势，令红河族人大感意外。

红河女神冷哼了一声：“他们眼见红水神妙，还敢如此前仆后继，真是不知死活。”

她坐在舟上，默运神力，原本静止住的红水又往山丘方向扩散开